范景仁傳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范景仁傳
作者：司馬光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宋文鑑（四庫全書本)/卷149》和《皇朝文鑑（四部叢刊本)/卷第一百四十九》以及《[[名臣碑傳琬琰集]]》

范景仁，名鎮，益州華陽人。少舉進士，善文賦，場屋師之。為人和易修敕，參知政事薛簡肅公、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，皆器重之。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，故事，殿廷唱第，過三人，則為奏名之首者，必執聲自陳以祈恩，雖考校在下，天子必擢寘上列，以吳春卿、歐陽永叔之耿介，猶不免從衆，景仁獨不然，左右與並立者，屢趣之使自陳，景仁不應，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，景仁出拜，退就列，訖無一言，衆皆服其安恬，自是始以自陳為恥，舊風遂絶。

釋褐新安主簿，到官數旬，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，不欲使與下吏共勞辱，召置國子監，使教諸生，秩滿，又薦於朝為東監直講，未幾，宋景文公奏同修《唐書》，及用參知政事王公薦，召試學士院，詩用彩霓字，學士以沈約《郊居賦》「雌霓連蜷」，讀「霓」為入聲，謂景仁為失韻，由是除館閣校勘，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，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，當時有學者皆為景仁憤鬱，而景仁處之晏然，不自辨。為校勘四年，乃遷校理，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，不汲汲於進取，詔除直秘閣，未幾以起居舍人知諫院。

仁宗性寬仁，言事競為激訐以采名，或緣愛憎，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，景仁獨引大體，自非闕朝廷安危，繫生民利病，皆濶畧不言。陳恭公為相，嬖妾張氏笞殺婢，御史劾奏，欲去之不能得，乃誣之，云私其女，景仁上言：「朝廷設臺諫官，使之除讒慝也，審如御史所言，則執中可斬，如其不然，御史亦可斬。」御史怒，共劾景仁，以為阿附宰相，景仁不顧，力為辨其不然，深救當時之弊，識者韙之。

仁宗即位三十五年，未有繼嗣，嘉祐初，暴得疾，旬日不知人，中外大小之臣，無不寒

心而畏避嫌疑，相倚仗莫敢發言，景仁獨奮曰：「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？捨此不言，顧為抉擿細微以塞職，是眞負國，吾不忍也。」即上言：「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；周王既薨，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。陛下宜為宗廟社稷計，早擇宗室賢者，優其禮數，試之以政，與圖天下之事，以繫天下人心。」章累上，寢不報，景仁因闔門家居，自求誅譴，執政或諭以奈何效干名希進之人，景仁上執政書言：「繼嗣不定將有急兵，鎮義當死朝廷之刑，不可死亂兵之下，此乃鎮擇死之時，尚何暇顧干名希進之嫌，而不為去就之決哉！」又奏稱：「臣竊原大臣之意，恐行之而事有變，故畏避而為容身之計也。萬一兵起，大臣家中族首領顧不可保，其為身計亦已疏矣。就使事有中變，而死陛下之職，與其死於亂兵，不猶愈乎？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。」聞者為之股栗，尋除兼侍御史知雜事，景仁固辭不受，乞解言職，就散地，執政復諭以上之不豫，諸大臣亦嘗建此策，今姦言已入，為之甚難，景仁復上執政書云：「但當論事之是非，不當問其難易，况事早則濟，緩則不及，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。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，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？謂今日姦言已入，不可弭，他日可弭乎？」凡見上，面陳者三，奏章者十有七，朝廷不能奪，乃罷諫職，改集賢殿修撰，頃之，拜知制誥，遷翰林學士。

英宗即位，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，事下兩制議，以為宜稱皇伯，髙官大國，極其尊榮，大忤執政意，更下尚書省，集百官議之，意朝士必有迎合者，既而臺諫爭上言：「為人後者為之子，不得顧私親。今陛下既為仁宗後，若復推尊濮王，是貳統也，殆非所以報仁宗之盛德。」衆議鼎沸，執政欲緩其事，乃下詔罷百官集議，曰：「當令禮官，檢詳典禮以聞。」景仁時判太常寺，即具列為人後之禮，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，悉奏之，與兩制臺諫議合，執政怒召景仁，詰責之，曰：「詔書曰當令檢詳，奈何遽列上邪？」景仁曰：「有司得詔書，不敢稽留，即以聞，乃其職也，奈何更以為罪乎？」會宰相遷官，景仁當草制，坐失於考按，不合故事，加侍讀學士出知陳州。

今上即位，復召還翰林，王介甫參知政事，置三司條例司，變更祖宗法令，專以聚斂為務，斥逐忠直，引進姦佞，景仁上疏，極論其不可，朝廷不報，景仁時年六十三，因上言：「既不用臣言，臣無顏復居位食禄，願聽臣致仕。」章累上，語益切直，介甫大怒，自草制書，極口醜詆，使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，凡所應得恩例，悉不之與，於是當時在位者，皆自愧，景仁名益重於天下，介甫雖詆之深，人更以為榮焉。

景仁既退居，有園第在京師，專以讀書賦詩自娛，客至無貴賤，皆野服見，不復報謝，故人或爲具召之，雖權貴不拒也，不召則不往見之，或時乘興出遊，則無遠近皆往。嘗乘籃輿歸蜀，與親舊樂飲，賑施其貧者，周覽江山，窮其勝賞，期年然後返，年益老而

視聽聰明，支體尤堅强。嗚呼！鬲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，蒙屈辱，任憂患，豈有今日之樂耶？則景仁所失甚少，所得殊多矣。《詩》云：「愷悌君子，神所勞矣。」又曰：「樂只君子，遐不眉壽。」景仁有焉。

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迄叟者，叟曰：「有范景仁者，其為勇，人莫之敵。」客曰：「景仁長僅五尺，循循如不勝衣，奚其勇？」叟曰：「何哉？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眥，髮上指冠，力曳九牛，氣陵三軍者為勇乎？是特匹夫之勇耳，勇於外者也，若景仁，勇於內者也。自唐宣宗以來，不欲聞人言立嗣，萬一有言之者，輒切齒疾之，與倍畔無異，而景仁獨唱言之，十餘章不已，視身與宗族如鴻毛，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，則有矣，然景仁者，冒不測之淵，無勇者能之乎？人之情，孰不畏天子與執政，親愛之至隆者，孰若父子，執政欲尊天子之父，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，無勇者能之乎？禄與位皆人所貪，或老且病，前無可冀，猶戀戀不能捨去，况景仁身已通顯，有聲望，視公相無跬步之遠，以言不行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，終身不復起，無勇者能之乎？」

凡人有所不能，而人或能之，無不服焉，如呂獻可之先見，范景仁之勇決，皆余所不及也，余心誠服之，故作《范景仁傳》。